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九十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

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屬陽便是陰陽各生

陰陽之象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

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

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

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闕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葢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故

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麽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著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

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隂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隂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豫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

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葢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

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其本爻辭如此到孔
子又自添説了如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本來只是
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説許多道理在上今學
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翫味看他所
説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
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
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豪蔽處故云

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乗舟此類不一賀孫

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陰

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葢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

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

推排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坤音闔以韻脚反見之乃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

坤二畫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揚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著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

六德明云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為十也觀河圖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自此推

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方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歷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也不應氣候揚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易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

問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以上

語類十七條

某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啟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

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

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諭又謂某不當

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説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

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覆來諭於某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方

有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隂陽未得謂之乾坤也来諭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耦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耦而為八畫此亦是於某圖中所説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葢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耦縁此一奇一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耦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

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耦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

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豪釐差其之所

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荅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耦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耦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耦今分為右下

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故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為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耦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

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耦則一奇一耦各為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為六十四矣葢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

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不差豪釐正是易之妙處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

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横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説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豪智力添助葢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横都成

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説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葢自初未有畫時説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説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諭所引繫辭説卦三才六位之説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説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説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

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諭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其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别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

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某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謬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某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者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

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齩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其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

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

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某謂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

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横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様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卦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諭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辯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辯説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説揲蓍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静矣亦何以揲蓍爲哉此事前書辯之已

詳非某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翫當自見之今不復縷

縷也來諭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

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

深辯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某謂一畫為儀二畫

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

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

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

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内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叚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某謂重卦

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説如此葢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

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别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藴矣然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

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啟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某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

再辱垂諭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辯紛紜以至於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爲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爲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爲乖刺

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為説則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陽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葢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葢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温厚南方雖曰

温厚而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聦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髙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别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别為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

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某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圓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某嘗以卦畫求之縱横反復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某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

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某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某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於邵氏以此圖爲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逈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爲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

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耦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文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葢其初生之一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三爻者二而謂之乾兑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謂

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為二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耦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祕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

袠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荅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葢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温厚之仁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强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

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混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某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

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嘗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

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答袁機仲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而語者此某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明某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

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覩若
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爲道之眞也
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字而實不予則某請
以邵氏之淺近踈略者言之葢一圖之内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
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
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
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

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内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閎闊精密微妙又有非某之所能言者今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某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答林黄中

六月一日林黄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

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為太極中含二體為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為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

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耳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

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比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艴然曰正要人笑 記林黃中辯易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

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

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説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

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易象說

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辨疑爲考其誤云○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著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扐

而後掛也令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闊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扐二字分别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扐字則恐傳寫之誤耳○正義曰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

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兩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爲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兩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爲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

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揲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餘三象同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李

泰伯曰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確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

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今考三家之說正義大概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為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為太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為小疵劉氏葢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遇多遇少

與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扐為所遇而謂掛一為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為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為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為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扐之策分措於三指閒則初變之扐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扐亦為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十

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為簡易而分别掛扐為明白但其法為多者一為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為十三而不知扐十并掛三為十三餘三象同則是後二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為得也○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數正語歸奇合扐之餘數故有三多三少之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按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

義所謂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耶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四則亦未得為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為此辨者未知掛扐之中奇耦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横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為扐故揲法多誤至

橫渠而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扐爲三變而成一爻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

閏常不及三歳而至故曰五歳再閏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歳也今按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爲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

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為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為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為説而詆唐人不當以奇為扐夫以奇為扐亦猶其以扐為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説以歸為掛以奇為一則為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著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扐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

扐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葢一掛再
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歲之閏也而後掛
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蓍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
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
掛之變爲掛而象閏以不掛之變爲扐而象不閏之
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
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謂第二第三變爲再扐
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

且於陰陽奇耦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伊川先生揲蓍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蓍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蓍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南隅此名右手之扐復以左手四揲右手之蓍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左手之扐其兩手所握之蓍為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數又

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爲老陽郭氏曰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雍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今按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爲奇而第二三變不掛愚巳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扐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蓍便爲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扐之中則其掛之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

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爻則其重復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兼山郭氏曰著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

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
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
可以得初揲非五即九再揲三揲不四即八之數獨
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數爾
今按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
此者葢四十九蓍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
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
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
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
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為

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

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今按四十九中聖人無不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扐而必求之過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已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為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為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

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詆遽至於此哉○又云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今按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説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耦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徑一

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本皆二十四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

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七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扐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扐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

兩扐之歲為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蓍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郭氏之説以掛為竒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扐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扐故以有掛有扐之變為掛無掛有扐之變為扐其有掛之扐又棄不數而曰歸竒必俟再扐者象閏之中閒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扐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扐而後復掛與大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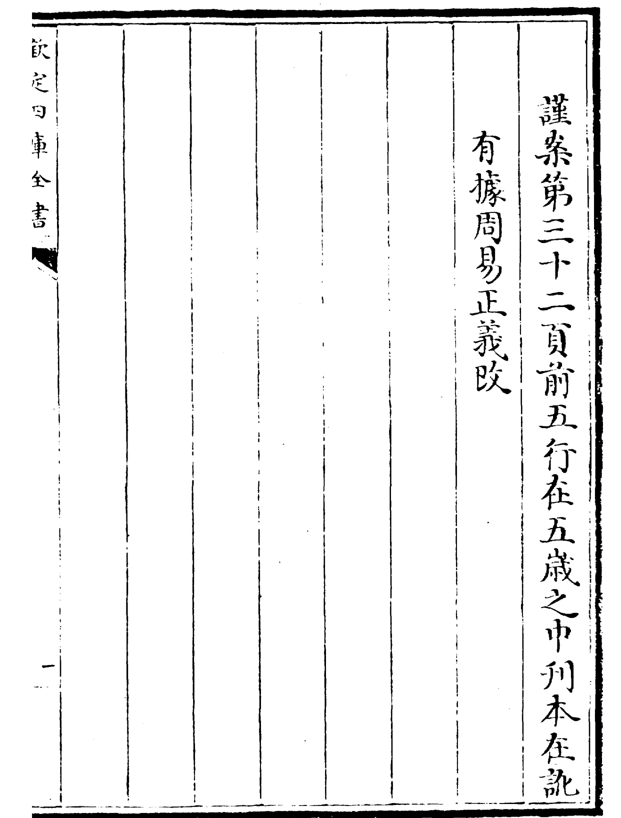
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爲五歲而再閏矣○沈氏筆談曰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耦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

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貞屯悔豫皆

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用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諸家揲蓍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爲誤爾著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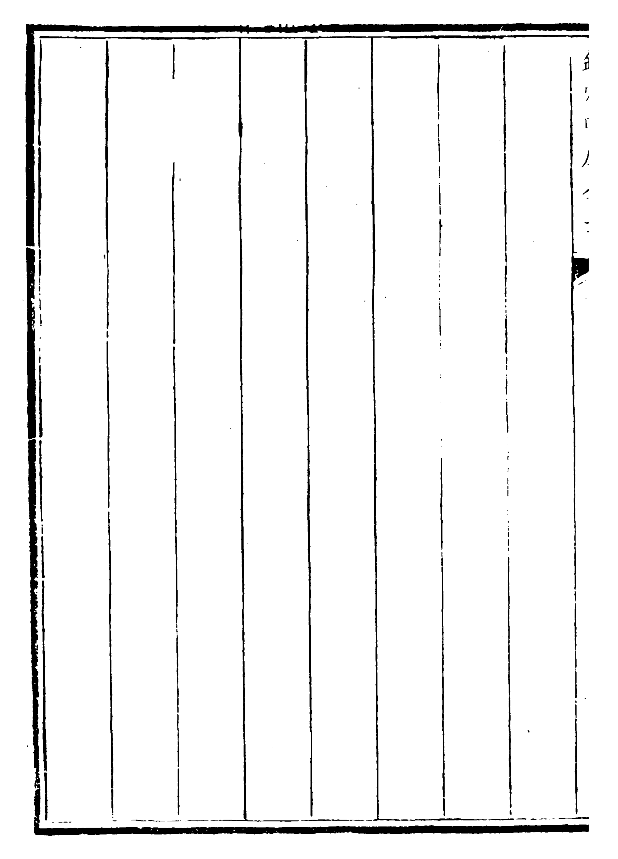
考誤○以上文集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六



謹案第三十二頁前五行在五歲之中刊本在訛

有據周易正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九十五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

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眹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

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下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

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

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盖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盖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盖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

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辭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敬事不

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林録云但假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為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滚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

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的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箇影像在這裏無所不包以下論易為卜筮之書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

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

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某便說道聖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煞費氣力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

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若有人來與某辯某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為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火

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碁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因言夜來有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

人之藴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藴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别人都用不得了古時人

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麽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如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

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可泥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郤自别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易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易本為卜筮作古人質朴作事須卜之鬼神　孔子恐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義弗乘也只是一

箇義

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曰然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

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池錄

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

云只是無情理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

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

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

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杯珓

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以上語類九條

語孟更須寛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盖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盖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婚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

聖人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
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
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
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答黎
季忱
近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
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
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

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答張敬夫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

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别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於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呂伯恭

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上看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著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嘗剩却一半道理也答蔡季通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

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

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某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所諭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

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啟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答劉君房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

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豫為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論易傳

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

死殺了非所謂潔静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答林正卿）

示諭觀玩之别想已有成說兹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陽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

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攷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攷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静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説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

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公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

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盖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説也不審高明以為然否答丘子野

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盖亦不無賔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

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賔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忘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徤而不雜又聖人所

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為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

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説而强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文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文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説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

此私竊自慶以為天啟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舊亦草筆其説今漫録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説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答趙提舉○以上文集十條

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

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霸内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以下論讀易之法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

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

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

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箇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說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

地位便當恁地應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文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絶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

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也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

落著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問卦下之辭為象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象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象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

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偶

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兊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

畫底離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説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巳意思索立説又恐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説參以横渠温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巳意可以如此否曰吕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説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

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象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别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以上語類十六條

删遺書之末精探易傳之末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

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揍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已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

言沉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别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已意横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

虛詞浮辯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答趙子欽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豪私意在其中答萬正淳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

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答胡季隨

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答符復仲

示諭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

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闊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疏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答趙履常○以上文集五條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

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一陽臨是兊在坤下二陽泰是乾在坤下三陽大壯是震在乾上四陽夬是兊在乾上五陽乾是乾在乾上六陽姤是乾在巽上一陰遯是乾在艮上二陰否是乾在坤上三陰觀是巽在坤上四陰剝是艮在坤上五陰坤是坤在坤上六陰

○以下雜論易學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他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他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

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

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偶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黙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

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豪髮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强處多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

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

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幹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

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童說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粧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

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

以初終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值而

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粧定做

人說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

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

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

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

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

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

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様又疑

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凡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讐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

地太粗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句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籍溪思之不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曰若做

箇說話乍看似好但學易工夫不是如此學履錄云他自是一家說能娛人其說未是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著一事可謂小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著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

辯先生揲蓍辯

為子和設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湏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湏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

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册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見抄録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捉破

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内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他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窖語相應逐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而食之

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
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
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
托其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
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
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
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

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答曰他執拗不回豈肯服也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問當朞曰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兊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兊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

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葢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

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嬴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答程泰之

誨諭參同卲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

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茍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某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答袁

仲幾

示諭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工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某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虗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

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啟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諭幸也來諭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為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答鄭仲禮

某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遣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册始見其底藴如言四象及先天次序皆非康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説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都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某向來

作啟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閒已見之嘗試推考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豪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辯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

専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所諭易説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説過多著言語便説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更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寛而未有工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没身之恨矣

答吳宜之

麻衣心易頃歳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黄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

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説掇拾老佛醫卜諸説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

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為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說亦必有奇絶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

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棓擊之耳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躄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

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為附託以欺人者予以

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為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閲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為吏然不為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

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
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
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
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
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何如也再跋麻衣易說後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顔師古曰上下
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
而傳於漢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

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某案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

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又在於彖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

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某案詩疏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氏之有據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說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則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於此云云○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

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華叟之所筆受也某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盖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

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華叟盖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没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别見於篇後云書臨漳所刊四經後〇以上文集八條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

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

東兊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晝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别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户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

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
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
日之中曁乎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黄裳亦誤大
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絶八索以袪乃作彖象十
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
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
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
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

徽且陋鑚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
用存疑敢曰垂後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
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
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
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
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
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

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

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

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

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

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

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

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

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

愕匪人姤喜來復 明 笙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

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昌變謹此為則_{猜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寛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

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奥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警學○以上易五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